

# 窗外讀印雜記

這裡的「窗」外，

指的是國立故宮博物院各樓層的書畫展示櫥窗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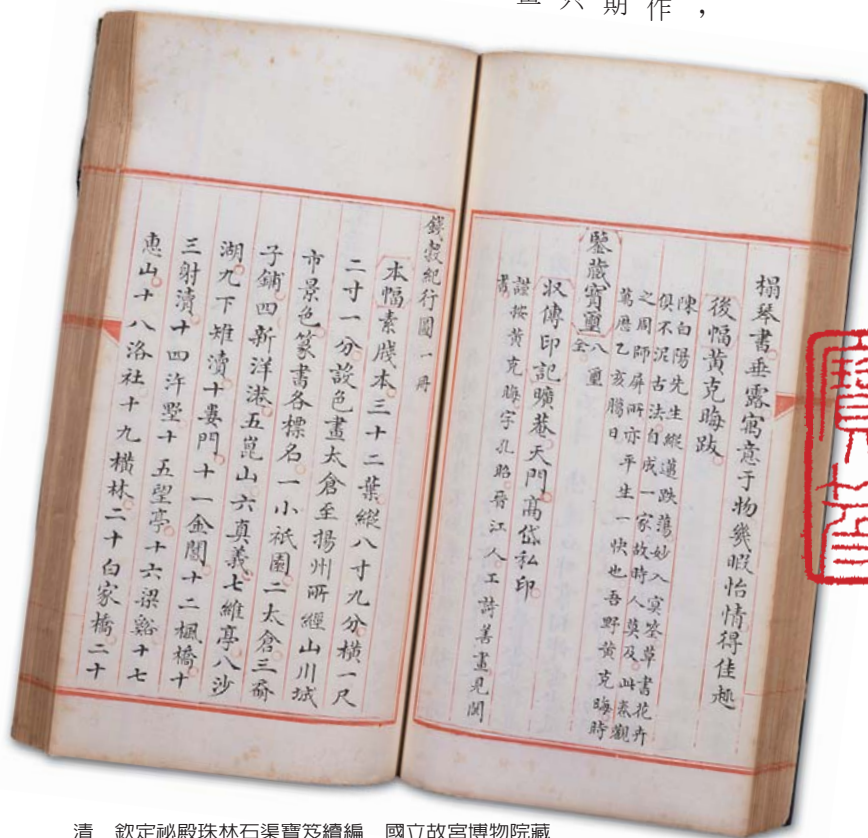
站在窗外所讀的則是書畫入藏清宮之後，

歷朝歷年所鈐蓋的收藏印鑑。

國立故宮博物院的書畫展覽每季一換，筆者自二〇〇二年第三季開始留意展出諸作的收藏印鑑，至二〇〇五年第四季止，為期三年半，所觀察的數量計約三百幅。由於只是站在櫥窗之外伸頭探腦的嘗試識讀書畫上的鈐印，又因為學力淺薄，只能針對展品入宮之後，正式編入目錄時所鈐蓋的印鑑略作考查。謹此依據展覽場實地所見，對這些書畫上的收藏印記略作敘述。

## 一、清代的內府收藏印璽

書畫入藏清宮之後，難免會被皇帝蓋上了各式各樣的收藏璽與閒章，因為多屬隨興任意之舉，難作系統化的整



石渠寶笈



秘殿珠林

郭果六



清 錢穀 紀行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理，在此只有針對《秘殿珠林》與《石渠寶笈》兩部目錄的三次編輯，就其制式鈐印略述一二。

###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編目的制式鑑藏璽

乾隆皇帝在八年（一七四三）十二月十六日下令將宮中收藏的佛道經典與書畫，以及歷朝清帝的宗教性質手跡編成目錄，結果在九年五月完成《秘殿珠林》一書。編纂期間，乾隆又在九年二月初十日下令，將前代皇帝的御筆作品與宮中收藏的歷代書畫，另編目錄，遂在十年十月完成了《石渠寶笈》。如此，乾隆創立了清代內府收藏的編目模式：佛道屬性的書畫經典納入《秘殿珠林》，一般的書畫則編入《石渠寶笈》。乾隆在八年年底與九年二月兩次做出編輯目錄的諭令，是因為宮中收藏數量龐大，真贋待辨，必須鑑定整理了。乾隆九年正是一七四四年，當時天下承平，整編書畫也寓含了誇耀入主中原滿一百年的紀功心意。

編入《秘殿珠林》和《石渠寶笈》的書畫，都按品質分為上等與次等兩級。凡是的係真跡而筆墨至佳者，或筆墨至佳而不能確辨真偽者，都定為上等；凡屬真跡而神韻稍遜者，或筆墨頗佳而未能確辨真贋者，或的係後人摹本但果能曲肖者，則定為次等。次等書畫都鈐蓋二種印璽：

- 一、年號璽——乾隆御覽之寶。
- 二、著錄鑑藏璽——秘殿珠林或石渠寶笈。
- 三、殿名鑑藏璽——按照清宮規矩，凡屬某座宮



宜子孫



三希堂精鑑寶



乾隆鑑賞



乾隆御覽之寶



乾清宮鑑藏寶

殿的物品都必須保存在那座宮殿裡，未得批准，不得輕易攜出。因此書畫上要鈐蓋所屬宮殿名稱的鑑藏璽，共見四殿：乾清宮、養心殿、重華宮、御書房。印文格式是殿名加「鑑藏寶」三字，例如：養心殿鑑藏寶。《秘殿珠林》所收書畫皆貯乾清宮。

定為上等的書畫另在次等三璽之外，加蓋：乾隆鑑賞、三希堂精鑑璽、宜子孫。三者配套成組，必定一齊鈐用，拙文暫以「上等三璽」相稱。不過其中的「乾隆鑑賞」是一般的年號璽，並非專為《石渠寶笈》與《秘殿珠林》而設，所以也常與「乾隆御覽之寶」一同獨立用在書畫上以示年號。三希堂精鑑璽與宜子孫則專供兩部目錄鈐蓋，並以「組璽」的形式收存在同一個印盒裡。

到了乾隆五十六年（一七九一），因為經過四十多年的持續搜藏，宮中書畫又大量累積，於是仿照前例，在五十六年元月開始編纂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》，並於五十八年五月成書。《續編》所收諸作不再區分上等、次等，凡入選者都蓋以下印璽：

- 一、年號璽——乾隆御覽之寶。
- 二、著錄鑑藏璽——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，另加石渠定鑑與寶笈重編，或秘殿新編與珠林重定，以與《初編》區別。
- 三、上等三璽——乾隆鑑賞、三希堂精鑑璽、宜子孫。

四、殿名鑑藏璽——除了維持《初編》四璽之

外，新增「寧壽宮續入石渠寶笈」。寧壽宮位在皇極殿後方，是乾隆三十七年改建的殿宇，擬作乾隆內禪後的頤養之所，寧壽宮在宮後建有書堂，取名樂壽堂，以與宋高宗退位後自號「樂壽老人」呼應，因此凡鈐「寧壽宮續入石渠寶笈」者，往往也蓋有「樂壽堂鑑藏寶」，但後者不是《續編》的制式殿名鑑藏璽。《秘殿珠林續編》著錄的書畫仍然只收貯在乾清宮。

據此，《續編》所見的內府收藏璽分為兩類：七璽全——合年號璽一、著錄鑑藏璽三、上等三璽。

八璽全——七璽全加殿名鑑藏璽。

嘉慶二十年（一八一五）二月，宮中又為所藏書畫做了第三次編目，在二十一年六月完成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》。所收入的書畫都蓋以下印璽：

- 一、年號璽——嘉慶御覽之寶。
- 二、著錄鑑藏璽——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，再加寶笈三編或珠林三編，以區別於前兩次編目。
- 三、上等三璽——嘉慶鑑賞、三希堂精鑑璽、宜子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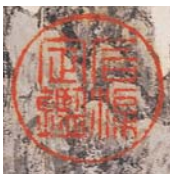
《三編》諸璽中：嘉慶御覽之寶、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、嘉慶鑑賞、三希堂精鑑璽、宜子孫合稱「五璽全」。但《三編》諸作都不再蓋用殿名鑑藏璽。

#### 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編目的辨識

《石渠寶笈》與《秘殿珠林》的三次編目，所



寶笈重編



石渠定盦

鈐蓋的必屬年號璽、殿名鑑藏璽、書名鑑藏璽、上等三璽，而且乾隆御覽之寶與乾隆鑑賞、嘉慶御覽之寶與嘉慶鑑賞，這兩組年號璽常常出現在同一幅書畫上，若不能掌握三次編目的各自規則，難免會混淆。

分辨三次編目的基準是書名鑑藏璽。三次編目的入選作品必蓋有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，但是《續編》加鈐石渠定鑑與寶笈重編，或秘殿新編與珠林重定，《三編》諸作則蓋寶笈三編或珠林三編。依此分辨出「初、續、三」各編之後，就能判別年號璽的地位。《初編》與《續編》必然以乾隆為年號，如果也蓋有「嘉慶御覽之寶」，即表示這些書畫在嘉慶朝曾被清點，這種情況常常只見「嘉慶御覽之寶」單獨鈐用。《三編》諸作如果在嘉慶之外也見乾隆的年號璽，就表示這些書畫在乾隆朝即已入藏內府，或許因為入宮時間是《續編》告成之後，或因其他原因未獲納入前二編，因此在選入《三編》時已蓋有前朝的年號璽。這時常見「乾隆御覽之寶」與「乾隆鑑賞」成組使用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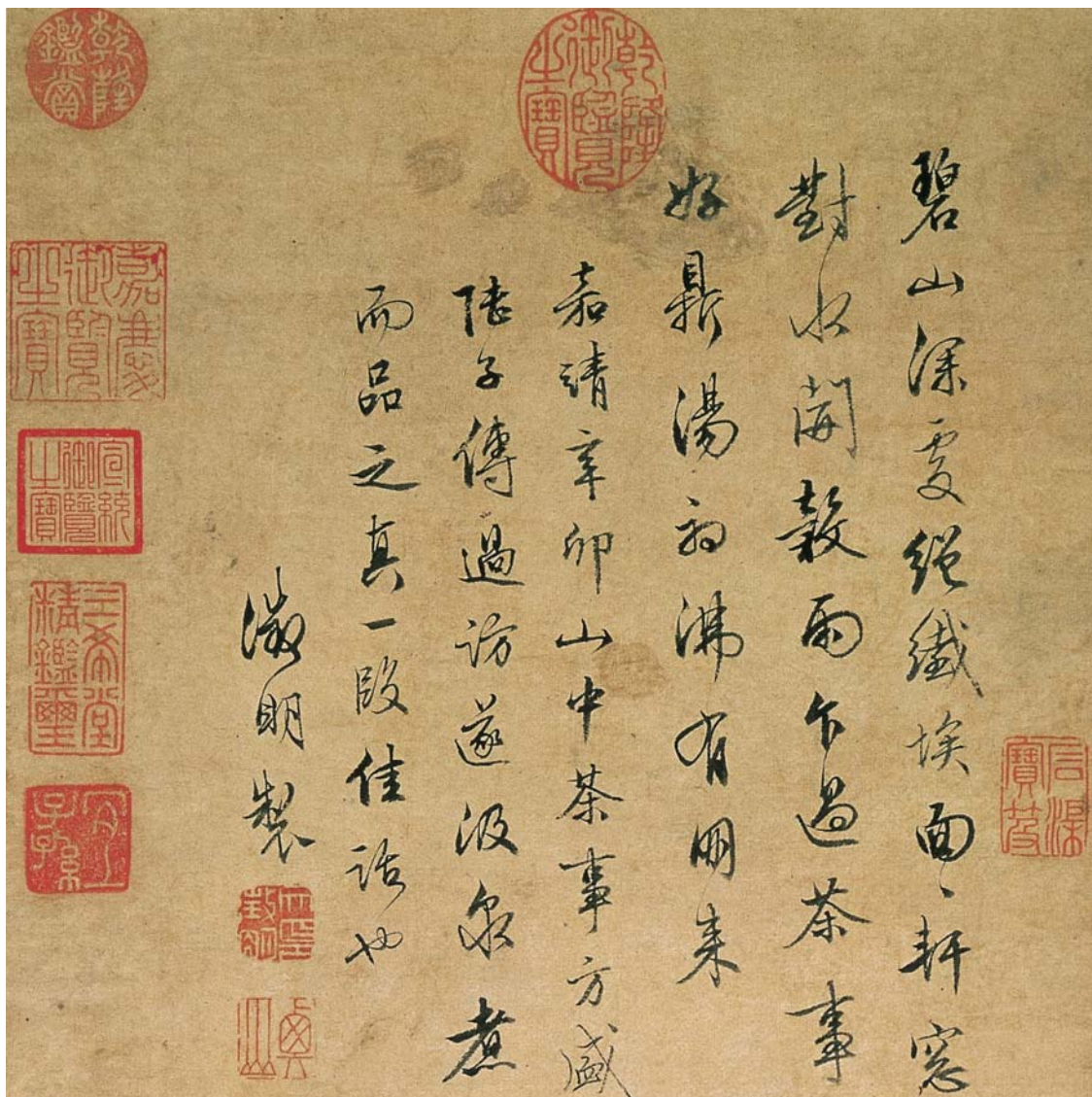
### 未入續編的乾隆五璽諸作

在展覽實地觀察，不難分辨《初編》的上等六璽與次等三璽，《續編》的七璽全與八璽全，《三編》的五璽全加「寶笈（珠林）三編」。然而讀印期間也看到只鈐蓋：「乾隆御覽之寶、石渠寶笈或秘殿珠林、乾隆鑑賞、三希堂精鑑璽、宜子孫」的

五璽書畫，計有下列十三幅：

書畫名稱	展出時間	
	年分	季別
明文徵明品茶圖	二〇〇二	三
宋李公麟山莊圖卷	二〇〇二	三
宋夏珪溪山清遠	二〇〇二	三
清錢維城梅花水仙	二〇〇三	一
清關槐黃鶴樓圖	二〇〇三	三
清王原祁春雲出岫	二〇〇四	一
清金廷標拜石圖	二〇〇四	三
明丁雲鵬應真雲景	二〇〇四	四
明祝允明臨黃庭經	二〇〇五	一
清金廷標畫瑤池獻壽	二〇〇五	三
清徐揚仿宋人畫天王像	二〇〇五	三
明人畫麒麟沈度頌	二〇〇五	四
清徐揚仿宋人畫天王像	二〇〇五	佛光普照展

右列五璽諸作雖然貌似未鈐殿名鑑藏璽的《初編》上等書畫，但是《初編》並未著錄，其年號既是乾隆，故也不是《三編》的五璽全，如此的五璽組合，令人困惑。幸好《續編·凡例》對此有所說明。編輯《續編》之初，曾將內府書畫初選入圍者蓋上此五璽，進一步審察合格者，方才加蓋石渠定鑑與寶笈重編，或秘殿新編與珠林重定，以及殿名鑑藏璽，而成為《續編》入選之作，未能入選者就變成後來收藏界艷稱的「乾隆五璽」書畫。



明 文徵明 品茶圖（局部）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根據阮元在《石渠隨筆》的〈論鈐寶〉章，無緣進入《續編》的五璽作品，或入庫收貯，或發交盛京，或用以賞賜諸王、軍機大臣、南書房翰林。他本人即在乾隆五十六年獲賜：宋人貨郎圖、元人嬰戲圖、蔣廷錫牡丹圖、趙孟頫無量佛各一軸，董其昌手札、惲壽平山水各一冊，乾隆五十八年又得〈御題杜瓊溪山瑞雪圖〉一軸。當時他只是新進的翰林。如此的記述當可說明何以有些鈐蓋乾隆御璽的書畫流出宮外。

抗戰之前，有故宮博物院的離職科長齊念衡向東北政務委員會告狀，說有許多蓋有乾隆御璽的字畫在外流傳，是故宮博物院關防不嚴，字畫遭人盜出的證據。結果被該會的委員長張學良斥為胡鬧，張學良說，早在清朝已見蓋有乾隆御璽的書畫流傳，溥儀出宮之前，他本人就會買到不少。這件事可與阮元的記述參看。由於政府遷台之前，三編版的《石渠寶笈》與《秘殿珠林》猶為宮中秘藏，絕少有人讀過，如果當年流通在外的蓋有乾隆御璽書畫，是以宮中正當流出的乾隆五璽諸作為主，當時的收藏界恐怕未會料到，它們只是不足入選《續編》的次等書畫。然而只要想到名列院藏七十件書畫名品的《宋夏珪溪山清遠》因屬北宋畫法，竟然不入《續編》，只鈐乾隆五璽，倒也提醒大



御書房鑒之寶 嘉慶御覽之寶



石渠寶笈



石渠繼鑑



元 趙孟頫 吹簫仕女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明 文徵明 品茶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家不要受限於清人眼界，以致有可能低估了五璽書畫的藝術成就。

### 石渠繼鑑

有些書畫在前述諸璽之外，還鈐有「石渠繼鑑」，讀印期間會見以下八幅：

書畫名稱	展出時間		
	年	分季別	石渠著錄
元趙孟頫吹簫仕女圖	二〇〇二	三	初編上等
明宣宗花下狸奴圖	二〇〇三	一	初編上等
元王蒙谷口春耕圖	二〇〇三	四	初編上等
明董其昌奇峰白雲圖	二〇〇四	一	初編上等
元王蒙花溪漁隱圖	二〇〇四	一	初編上等
唐顏真卿爭坐位帖	二〇〇四	二	初編次等
元人仿米氏雲山圖	二〇〇五	一	初編上等
(傳)隋唐董展三顧茅廬	二〇〇五	二	初編上等

凡鈐石渠繼鑑者都入《石渠寶笈》初編，而且上等、次等均見，但是該書完全不提此璽，只有阮元在《石渠隨筆·論鈐寶》語焉而不甚詳地說：「至於乾隆十年以前先入石渠寶笈之件，則無石渠定鑑、寶笈重編二璽，而間有石渠繼鑑者，乃已入前書而復加題證者。」然而上述畫作在畫幅上並未見任何題證，《初編》對此八幅的著錄亦無復加題證的文字。所謂「復加題證」究竟何指？尙待探討。前引阮元記述中所提的「前書」係指《石渠寶

笈》初編，楊仁愷名著《國寶沈浮錄》卻指石渠繼鑑爲《石渠寶笈續編》的制式鈐印，看似智者偶失了。

### 石渠寶笈所藏

根據《續編·凡例》，凡被收錄的清帝作品，都要鈐蓋「石渠寶笈所藏」或「秘殿珠林所藏」，以示敬重。帝王手跡的藝術價值有限，向來少見展出，只在二〇〇三年八月二日至十一月二日的《姘紫嫣紅滿室香——折枝與瓶花》特展，看到一幅《高宗純皇帝新詔如意圖》緙絲，其上有石渠寶笈所藏與寶笈三編，是《三編》所收的乾隆作品，只是二璽都是織成，非用印泥鈐蓋。

### 小結

清宮的制式鑑藏璽大都以寶、璽相稱。璽字原本泛指任何印章，從秦始皇開始才專指皇帝的印鑑，武則天當政後因爲嫌惡璽字發音近死，改璽爲寶，唐明皇即位後又改回璽字，因此璽與寶都成爲皇帝印鑑的專稱。

所有清宮鑑藏璽中只有「宜子孫」是古語印，據允仁德先生研究，宜子孫始見於《山海經》，後來漢代玉壁上即琢有宜子孫，宋代玉壁亦見。乾嘉二帝在所收書畫上鈐蓋「宜子孫」，其用意與西周銅器鑄有「子子孫孫永寶用」的銘文，完全相同。以今人的標準視之，所宜者已不是愛新覺羅家的子孫，而是炎黃子孫，甚至全人類的子子孫孫了。



石渠寶笈所藏



寶笈三編

## 二、清宮舊藏書畫在民國以後鈐蓋的 收藏印鑑

辛亥革命之後，宣統遜位，民國建立，清宮舊藏的文物書畫變成國家公產，不再是帝王私蓄，不過由於清宮有內廷、外朝、離宮之別，邁入民國後，所藏書畫因此鈐蓋了不同的收藏與點驗印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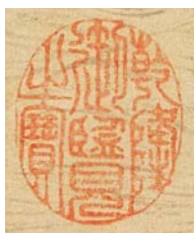
清 高宗 御筆煙波釣艇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### 古物陳列所的寶璽樓書畫錄

宣統退位之後雖然仍住在紫禁城裡，生活範圍卻只局限於神武門至乾清門之間的內廷，乾清門以南直到午門的外朝，則與瀋陽故宮和承德避暑山莊一同被政府接管。民國三年，北洋政府的內務部將承德與瀋陽二離宮的文物集中到紫禁城的外朝，創辦了一座名為「古物陳列所」的博物館，在十月十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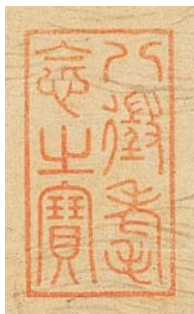
嘉慶鑑賞



乾隆御覽之寶



三希堂精鑑璽



八徵耄念之寶



宜子孫



寶縵樓書畫錄



明 唐寅 震澤煙樹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（右下角鈐蓋「寶縵樓書畫錄」）



日對外開放。

古物陳列所的館舍有太和、中和、保和、文華、武英各殿，午門則由歷史博物館使用。所中典藏文物二十二萬多件，為此，所方在民國四年六月於西華門內咸安宮舊址，建安一座兩層樓的庫房，命名寶蘊樓，陳列所中書畫因此都鈐蓋「寶蘊樓書畫錄」。讀印期間一共看到十一幅有此收藏印的作品：

書畫名稱	展出時間	
	年分	季別
李公麟山莊圖卷	二〇〇二	三
宋夏珪溪山清遠	二〇〇二	三
明陳淳花卉	二〇〇三	一
清王原祁春雲出岫	二〇〇四	一
清惲壽平花卉	二〇〇四	一
明唐寅震澤煙樹	二〇〇四	二
清董誥瓊圃霏香	二〇〇四	三
明丁雲鵬應真雲集	二〇〇四	四
元趙孟頫湯王徵尹	二〇〇五	二
宋郭熙觀陂圖	二〇〇五	二
清冷枚畫馬	二〇〇五	四

北伐成功後國民政府接管北京，古物陳列所改隸內政部，不過因為與故宮關係密切，該所的領導階層由內政部與故宮博物院各派兩名委員組成，故宮所派的委員是總務處長俞同奎與簡任秘書吳瀛。

正因如此，民國二十二年故宮文物南遷時，古物陳列所亦有十一萬多件一同南下，後來又一併遷往大後方，戰後又一起回到南京。

抗戰勝利後，古物陳列所在三十七年三月一日撤銷，原屬該所的留京文物併入故宮博物院，南遷部分則歸入中央博物院。民國三十七年年底及次年元月，部分文物遷台，其中有一一八六五件出自中央博物院，因此有些原屬古物陳列所的書畫也來到台灣，上述十一件即是。古物陳列所曾經存在三、四十年，然而船過水無痕，至今不再被人記憶，幸有「寶蘊樓書畫錄」這方印鑑為它留下記錄。

### 宣統三印

宣統退位後仍在紫禁城的內廷住了十三年，期間他曾命令寵臣陳寶琛、耆齡等點查內府書畫，編成《點畫目》一書，並遵前例在書畫上鈐蓋宣統御覽之寶、宣統鑑賞、無逸齋精鑑璽三枚印鑑，時間約在民國十三年夏天。溥儀點畫不是為了鑑賞收藏，而是清查祖產以便處理，形式上竟妄想步武乾嘉二帝，常把宣統御覽之寶蓋在乾隆、嘉慶御覽之寶下方，亡國之君竟裝作克紹箕裘的模樣，使這三方印鑑看來分外礙眼。

### 教育部點驗之章

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起，因為易培基案，南京與江寧的檢查官查驗南運至上海的故宮文物，故宮



左下角鈐蓋「教育部點驗之章」及「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」並不傷害本幅

馬衡院長趁勢編訂《存滬文物點驗清冊》對每件文物作較詳細的登錄。書畫圖籍等紙片文物都加蓋「教育部點驗之章」，當時故宮隸教育部，所以清點監盤都有教育部專人在場。這個印有大小二方，大的三·八×二·六公分，小的長二·二×一·二公分，按文物大小分別鈐蓋，且只蓋在裱幅下角或副葉，並不蓋在本幅上。但留在北平故宮的文物太



南宋 晁補之 老子騎牛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


養心殿寶

清代的康熙嘉慶諸帝除了承自宋元以來的宮廷收藏，又網羅了明末清初的私家收藏，造成中國書畫在內府的大集結，典藏數量與規模都史無前例，乾隆嘉慶更以三次編目完成了大體的鑑定整理，比起先前各朝宮廷收藏的僅只臚列名目，甚至全無著錄，不得不說是一大進步。

中國自五世紀起即有書畫收藏，然而不論宮廷

### 三、結語

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，部分南遷文物再度遷徙來台。民國七十八年七月起（屬七十九年會計年度）國立故宮博物院全面清點，所有九一二〇件院藏書畫都鈐蓋了「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」。這枚印章替五五二六件出自故宮、四七七件出自中央博物院的遷台書畫，鈐上了在台典藏的記號。配合前述印鑑，後人將可知道它們是民國二十二年南遷文物中的運台部分。



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  
點驗之章



教育部點驗之章

多，便只清點而未詳細登記。如此，原屬內廷的書畫在蓋過宣統三印之後，其中的南運部分又被加上這枚點驗章，與留京書畫出現區別。教育部點驗之章與宣統三印只用在原屬內廷的書畫，因此與代表外朝與離宮舊藏的寶蘊樓書畫錄形成一種參商現象，不會出現在同一件書畫上。

###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度點驗之章

皇室或士庶民眾，所做的收藏只是保存、鑑賞、記錄、考證、貯財，並且遵奉慢藏誨盜、懷璧其罪的古訓，無不敝帚自珍，只與親友同好共賞，決不公諸於世，普遍供人研究欣賞。因此面對清代內府收藏所造成的獨佔與壟斷，不必以現代博物館的標準批判，因為即使這些書畫流散民間，在當時也只是淪為個別收藏家的私產，仍然不可能公諸大眾，成為全民共享的文化資產。

中國人在十九世紀後半，才從西方文化中學到了博物館的概念。一八六〇年代出訪歐洲的清朝官員，在見識歐洲各地的博物館之後，竟然不知該如何稱呼這種機構，因而曾經用過公所、行館、萬種園、畫閣、軍器樓、集寶樓、集奇館、禽骨館……等名稱，是王韜在一八七〇年自歐返國後，才創用了「博物院」這個名詞。要到一九〇五年張謇創辦南通博物院，中國才首次出現以典藏、研究、展示、教育為宗旨的現代博物館。當年清宮舊藏所做到的集中保存與鑑定著錄，替後來的故宮博物院打下了基礎與規模，其文化功效仍是積極而正面的。

#### 參考書目

1. 《秘殿珠林·石渠寶笈》、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》、《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三編》，國立故宮博物院景印刊行。台北。
2. 《明清帝后寶璽》，紫禁城出版社。北京。
3. 王宏均：《中國博物館學基礎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。
4. 那志良：《故宮四十年》，台灣商務印書館。台北。
5. 吳瀛：《故宮塵夢錄》，紫禁城出版社。北京。
6. 楊仁愷：《國寶沉浮錄》，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。
7. 劉北汜：《故宮滄桑》，紫禁城出版社。北京。